

## 散文 佳作



### 范富玲

出生：民國51年生

學歷：高雄師範大學教研所畢

現職：教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及時的愛」、「我愛綠蠶龜」

獲獎記錄：台灣省新聞處散文獎佳作、高市婦女學新詩獎優選、九歌現代兒童文學獎首獎、全國教師徵文第三名

### 創作理念

畫與髮兩者，是我個人生活中最重視的兩件事。

畫出心中天地，把自己腦裡的意念，以線條、色彩傳達給別人，是我自幼至今，始終追求的目標。而這個目標，童年時覺得清晰在望，伸手即可搆得；隨著時日推移，年歲老大，卻愈來愈覺目標難達，甚至有了模糊難尋的感慨。

頭上之髮，年輕時怨它多，恨它長，卻不知它的數量竟悄悄地與活過的日子成反比消長，髮每落一根，心的驚悚就加一分。髮的失落，就與身體的健康逐日掉落在生命的階梯般，令人難捨，叫人唏噓。

四季有輪替，生命代代相傳，屬於三代女人間的髮畫情事，就這樣鋪陳在「髮畫季節情事」的字裡行間。

## 畫髮季節情事

晨起梳妝，每每梳出一地驚悚。

### 麗如夏花

知曉自己的髮質黑亮迷人，是在修習大四油畫時。

熬過中學生活，頭上髮絲終於得以呼吸自由空氣，開始張牙舞爪恣意萌發。女孩們的髮長了便要作怪，法拉頭、香菇頭、油條捲燙……，各各表現出強烈的個性。耐性欠佳的我，無法久坐美髮院的軟椅，總覺持著鈔票找罪受，不如把有限的經費拿去買繪事顏料還來得實際些。頭髮閃躲過剪燙的酷刑，便一瞬大一吋，在我專心翻印外在景物於畫紙畫布時，它悄悄長長了，出落得黑亮柔順。那些不敢造次的黑絲，就如同從不蹺課的我。真是有其人必有其髮啊！朋友帶著一些感嘆，一些輕蔑的說。

長髮披肩沒什麼不好，就如同從不蹺課也沒什麼不對。但油畫老教授的一句話，徹底顛覆我的想法。「妳，就是妳。」站在人群與畫架環繞的畫室中央，老教授手指著躲在人群後排的我。論五官秀美，有小聶；論身材健美，有阿蘋，畫室中央這藍絨高椅，照說如何也輪不到我坐。哎！定是這一頭長髮惹的禍端。

畫室一片靜謐，眾人的呼吸聲，和汗水落地聲相撞擊著。老教授很專橫，未來的畫家們連掏張方巾拭汗都不敢妄動。課室中唯有畫筆和畫布相博的「窸窣」聲，時疾時徐，忽大穩小。聽那博聲，便知白色畫布正一吋一吋失去美好江山。

起初老教授每隔十幾分鐘，便放我自由，停下筆來對著未來

的畫家們解說筆觸表現，和光影相融之道。布面中的那個女孩，逐次有了光采，並與我愈來愈神似。後來，時間恐怕不夠，或是老教授精神來了，想要一氣呵成，整整一個鐘頭，也不放我一馬，我的背挺得由痠轉麻，最後竟是失去知覺。僅有不安分的眼珠，可以溜溜轉動，瞥見一旁圍觀的未來的畫家們，左腳右腳交替值勤，卻還不敢叫出聲來。

老教授終於喟然一嘆，放下畫筆。周圍有默契的響起掌聲。因開始示範時環境嘈雜而微愠的老教授，臉上終於露出一抹陽光。他恐怕不知，那些掌聲，多半是獻給各人自己勞苦功高的左右腳。「模特兒說說看，對老師的畫有什麼意見沒有？」望著粗獷線條組成的另一個我，腦中閃過一絲靈光。沒想到原來我這麼漂亮。我恭維的說。周遭立刻傳來一陣呼應我的笑聲。老教授臉上的陽光更燦亮了。他進一步追問：「畫得有像你嗎？」這個問題太高明了，我一時愣住，不敢回答有或沒有，便只笑笑。老教授不等回話，拿起筆來，在我的衣角慎重的簽了名，「這幅畫就送給你了，把它裱起來，作個紀念，能被老師看中，而且有靈感作畫的人很少呵！」

人群散去，各自作畫。同學們個個潛心創作自畫像，我拿著自己的相片，在十號畫布上東塗西抹，就是凝聚不出準確的形象；我的畫筆真遲鈍，老是找不到適合的位置與色彩。

都是頭上這黑色的狐狸精害了我。

我索性把一切毀了，抹上調色盤內所有的顏料，就當底色吧！餵畫布吃飽了油彩，一切便天下太平。

一週後，我來到畫室的儲畫櫃，準備帶著老教授為我創作的學生妹妹到裱畫店時，發現她竟不告而別，畫室翻找三遍，我確定與她無緣相聚。

自己並無國色天香之姿，應無戀慕之徒，怕是老教授的簽名，使她有了收藏價值。

畢業美展，我參展的油畫作品「森林群相」，幾乎完全出自老教授之手，前後堆置畫室多日，卻完好無恙，想來是左下角我簽的護身符起了功效。

油畫的氣味太嗆鼻了。由暗到亮逐步堆疊油彩的過程，尤其令人難耐。領到畢業證書，我毫不猶豫把顏料、油壺、亞麻仁油、畫筆畫刀，一股腦兒打包，送給矢志與畫布長相廝守的同學小林。

## 秋葉凋落

落髮如落葉，在秋冬。

朋友說孩子四個月時，開始有了人樣，最是可愛。可是她忘了告訴我，上帝就從此時開始向母親逐步要回青春。當了母親後，姣好的青春就由散落的髮絲一根根繳回上帝的殿堂。當我的母親以過來人的身份安慰我的焦慮，並用客家語押著韻說：「子會笑，母變貓。」時，我仍是著急的用蛋白、檸檬，及其他耳聞而來的稀奇古怪的東西，往頭上抹，冀望喚回絕情的髮根，能在我頭頂這塊土上，多住些時日。

當孩子學走路時，頑劣的髮根有些疲態，逐漸減緩離去的步伐，但我已精力大傷。望著鏡中那個瀏海漸疏的婦人，心裡不免擔憂，自己是否會成為菜市場那個賣豬肉的女販，頂著稀疏的毛髮見人？別人看她，總是不安地在她青皮渾圓的頭上閃爍著目光。那種想看又怕傷害對方自尊的偷窺眼神，不知讓女販多少的毛囊進入休止期。

孩子的爸爸，清理浴室出水口的糾結黑絲厭煩了，央求著，「妳就把長髮剪了吧，否則排水口遲早會出問題。」說這話時，他完全忘了當年看上的可是這頭烏黑的秀髮。

我把髮剪得短短地，短到髮絲落地令人毫無所感。輕快愜意地過了好一段日子。

但是，它極狡猾，神不知鬼不覺地又長了。就在孩子分別開始接受國民教育之時，擦樓梯的兒子抱怨：「媽，樓梯都是妳的落髮，擦都擦不乾淨。」女兒更乾脆，警告說：「媽，叫妳的頭髮別再落了，再掉下去，妳會變成禿頭。」

上帝要收回青春，抗拒得了嗎？我笑笑。拾起床上、地上、洗手檯上的髮絲，細心看著它們兩端的顏色，淺膚色的髮根，告訴我它們大量移民；兩端黑色，表示手足暫時斷裂，情況樂觀尚有可為。而狠心移民的子弟，會不會心回意轉呢？我真是擔憂。

結婚十餘年，上菜市場買魚，想要問價錢，一開口竟是：「這魚怎麼煮？」魚販被我的問話愣住了。付錢的時候，換我被嚇呆，不知名的鮮魚一兩竟高達二十元。夜裡吃完魚肉，瞪著盤中完好的魚骨，驀然想起學生時代的班花小聶，當年畢

業的版畫作品「魚骨頭」。不知養了三個兒子，彷彿生活在軍營的小轟，看到杯盤狼藉的飯桌，可還有創作的靈感湧現？飯後，污漬處處的地板是最佳顏料，我的膝蓋成了精美的畫布。拿著溼抹布，跪在顏料上作畫，這是學院圍牆內學不到的作畫方式。每夜總要熬到腰桿兒挺不直，我才心滿意足地收工。膝蓋上那兩團黑色的抽象畫，正是高雄這個久被工業污染的城市悲哀的控訴。

在某個奇異的黃昏，小林為著籌備同學會而撥了我的電話。「還畫油畫吧？」我想起相贈的油彩，劈頭就問。「不，早在十年前，兩隻白文鳥死在畫室中，我就不畫了。現在專攻水彩。」小林貪生怕死地回答，接著又問：「妳呢？當初不是說每隔幾年便要開一次個展？」一時之間，我竟渾身燥熱，無言以對。年少輕狂呵！池畔年年新綠伴粉荷，而櫥櫃中那幅含苞的嫩荷，在對開日本水彩紙上，等待了十餘年，依然無法展開花瓣，只好繼續保持著當年的待放風姿。畫筆，在幾次遷徙中，早已散失殆盡。「有啊！我每天深夜都在創作抽象畫。」我聽到自己心虛的聲音灌進話筒。

### 冬枝蕭條

婆婆自北部南下探望孫子孫女。

六十多歲的老婦人，穿著白T恤、藍牛仔褲，滿口都是時下流行的CD音樂，及熱門電影，十足的年輕氣派。唯有她頭頂的毛髮不合作，花白的顏色，難免洩露出真實年齡的拙象。

婆婆的髮雖短雖白，卻個個是精兵。微捲爬行的花白髮色，不免讓我憶起國畫大師黃君璧筆下的飛瀑流泉，與漫天雲海。如果臨老那日，也能保有一頭的短急流瀑，就死而無憾了。我想。

頭髮是女人的第二生命，年華老去已夠令人傷感，那堪一頭青絲盡付流水東去？我可不希望自己老來的頭頂風光，如水墨畫面裡，雪地中靜待融冰季節來臨的稀疏枝桠。

家裡餐廳牆壁上掛的美國當代畫家瑪麗蓮水彩畫作「眺望凱旋門」，讓婆婆讚不絕口。到畫廊選幅好畫帶回去吧！我討好的說。

熟識的畫廊主人熱情地介紹新進畫作，有原作，有複製；有喧嘩，有寧靜；有



鮮豔，有清淺。婆婆為她和公公的客廳選了一幅水墨「吳江秋色」，為和室選了一幅白底黑線條勾勒而成的一對水鳥。「會選這幅水鳥的人，真是別具慧眼，有相當的藝術涵養，絕對不是普通人。」畫廊主人如是讚許。

回家的途中，婆婆歡喜得不免感嘆：「想當年我在省竹女讀書時，畫畫老師常誇我潛力深厚，鼓勵我到日本學畫，可惜妳外公沒錢供我出國，我又早早結了婚，否則……」婆婆的慨嘆聲中，我眼前又浮起自己那幅塵封已久，遲未綻放的荷花。

進入學院習了畫，又能如何？人生總不免與遺憾相隨。

### 春芽葳蕤

女兒極愛漂亮，一頭濃密的長髮，打從上了幼稚園，就不肯剪刀靠近，一直留到現在。每日清晨，她邊啜飲著鮮奶，邊抱怨我的梳髮力道太粗魯。那一頭又黑又密的長髮若披放下來，蒼白短小的面龐立即被淹沒，形狀顯得十分駭人。

我總是使勁梳扯著她的頭髮，疼得她哀哀叫，髮絲卻是絕對效忠，一根也不離席；不似我的長髮，寬齒梳輕輕一誘惑，便丟兵棄甲，疆土不保。這孩子，食量驚人，卻瘦骨嶙峋，如桂竹筍粗細的手腕，恐怕一捏就斷，三年體重未增，想是吃進去的營養全被一頭的長髮給獨吞去了。

每想到她那缺乏團隊精神的長髮，便十分憤怒，下手無形中就重了起來。女兒猶自要求著單髻、雙髻、麻花辮、蜈蚣辮……偶而紮個馬尾也可以，就是不能連著兩天相同的髮型。對於美的追求，九歲的女兒，有著相當的執著。

每個孩子都愛塗鴉！女兒打從進了幼稚園，就莫名的熱愛畫畫，那熱誠，已接近瘋狂地步，除了吃飯、睡覺之外，所有的時間都在畫，她對於繪畫的專情，就如她頭上所蓄的長髮，日夜滋長，無法遏止。

識字以後，女兒尤其喜好在報紙上搜尋繪畫比賽的機會。參與無數次的比賽，屢戰屢敗。接連的挫折，完全無法稍稍減緩昂揚的畫志，她仍屢敗屢戰。一逮到適當時機，便拿起筆一幅幅畫著我操持家務的身影，有時為了成就小畫家的名作，我得站在流理檯前洗個把鐘頭的水果。待名作完成，水果也爛得可以了。

想起老同學小林的奇遇故事。小林昔日在外島服役時，一幅全開水彩畫參加國軍文藝獎落選，退回營地後，被不識藝術的同袍棄置垃圾堆。小林有日騎車經過，

望見垃圾堆中一長捲的紙筒，心內突然升起好奇的感覺，停車翻看，「這不是我的畫嗎？」小林大聲驚叫出來。出人意外地，十年後那幅由垃圾堆撿回來的畫作，竟得了地方美展的首獎。

想到發生在小林身上的奇遇，未嘗不可能發生在女兒身上。對於有意克紹箕裘的她，不免貪心地寄予厚望。在創作無數畫作之後，我不得不承認，女兒才是我今生最好的作品。

若說上帝無情，一絲絲收回了我的青春，這會兒，祂卻又一絲絲地把青春與鬥志，交付給女兒。髮若有知，該會忠心耿耿守著女兒，一如她手中的二B鉛筆，握得緊緊不放，黑黑的筆心，正協助著她一筆筆刻痕著婆婆與我曾過有的季節情事。

人生四季，永遠無法停息，就讓畫與髮，隨著季節起舞，展現出獨有的浪漫情事吧！